

黎锦记

像春节的桃符，像出嫁的双髻，像木刻的年画，黎明的梦，黎民的梦。黎明的梦是鱼肚白，不能酣睡，日出而作，翻土播种收割灌溉捕鱼打猎。黎民的梦是柿子红，锣鼓喧天，喜气盈盈。

汉桓帝、灵帝时，山东人刘熙著《释名》书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从帛与金也。”汉朝时，锦即贵重的丝织品。

大概锦绣华美不似人间凡品，古人把它当作天外来物。东晋王嘉作《拾遗记》说，员峤上有冰蚕，冷霜覆之，然后成茧，有五彩颜色，后代效仿，染五色丝，织以为锦。员峤为海外仙山，在渤海的东西面，不知几亿万里。

蜀锦、库锦、云锦、宋锦、壮锦、黎锦……地域不同，对锦绣的向往相同。蜀锦也好，库锦也好，云锦也好，宋锦也好，壮锦也好，黎锦也好，都有鲜花铺地之感，地域不同，锦绣相似。

黎锦里有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日常器具纹……有婚礼图、舞蹈图、百人图、丰收图、欢喜图、人丁兴旺图、放牧图、吉祥平安图等。图中是龙凤、黄獠、水牛、水鹿、鱼虾、青蛙、乌鸦、鸽子、蜜蜂、蝴蝶；木棉花、泥嫩花、龙骨花、竹叶花、藤、树木、青草；直线、平行线、方形、菱形、三角形；煮饭、玩球、纺织、农耕、扁担、禾叉；日月、星辰、雷电、水火；喜字、福字、禄字、寿字……点豆播种、鸟语花香、鸡鸣犬吠像是只在昨天，化作丝线，被一双双巧手编织成锦，凝成壁画凝成窗帘凝成风花雪月。

一看黎锦就喜欢了，不独黎民喜欢，汉人也喜欢。

张仃当年与众客见毕加索，有人让带一只玉雕香炉为礼品，张仃觉得匠气，带了两张门神。玉雕香炉递向毕加索，人家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书信扬尘

见字如晤

章铜胜

很喜欢见字如晤这几个字，说不出具体的缘由。有一段时间，喜欢读一些书信集和日记，喜欢读杨凝式的《韭花帖》、王羲之的《奉橘帖》之类的书帖，在这些文字和书帖中，读人读事，读悟读感，也读性情真情，读出一番趣味，相信见字如晤，并非虚言。

朋友们的字各有特点，或纤细、粗狂、工整、潦草等，不一而足，那些字，只需瞄一眼，便知道是谁写的字，大致不会认错。在保持手写书信的年代，朋友们的信，写得或长或短，不时地寄来。大家彼此牵挂，又没有其他更方便的联系方式，书信是不会断的。有时隔了很久收到一封，有时一个星期就会收到一封。那些信，即使不看落款上的地址，只看一眼信封上的字，就知道是谁写来的。所谓字如其人，见字便也如晤其人了。字是人的某些特点之一，类似于标签，和相貌、衣着、动作习惯、谈吐为人等等一样，从字体上，也能区别此人和彼人。彼时，朋友们都年轻，字写得粗糙、随意、疏狂，年轻人中少有将字写得那样认真，那样好的。见字识人，识人也便如晤了。

我的字，写得时好时坏，并不稳定，大概是缺少训练的缘故。写得好时，只是自我感觉好一点，勉强能看而已。写得差时，也能认清。字写得能被人一一辨认，也就算是满足书写的基本需求了。有时，我也下决心想把字写得好一些，临了一阵子帖，热情也只是阵子。为此，父亲也常批评我没有耐性，字写得随意没有长进。自知理亏，我也不好分辨什么。

自己的字，通常在临帖之后的一段时间，会写得规矩工整些，似乎有点模样，但不久之后，写字不用心毛病犯了，放任自己，少了约束，字就越写越野。字写野了，自知难看。好在现在写字的机会不多，多数时候，在电脑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阵敲打，便能写好想要写的文字了，别人也就少有机会看到你写的字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将字写得好一点。

最近这些年，一直坚持写日记。每天睡前，都会记下当天的一些事情，未必都有意义，内容也难免琐碎，但十几年如一日，从未中断过。手写的日记，只留着自己看，不会示人。夜里，读书累了，或是想起以前的一件事情，便翻开日记本，找到当时的记录，看看想想，在回忆和回味之间，在文字里，在或认真、或潦草的字体里，多少能看出当时写下这些文字时的心情。看日记，也是与日记里的那个自己相遇，遇人也遇事，有些事情清晰起来，以前的自己也清晰，那一刻是有趣且真实的。读日记，如与时光深处的另一个自己相遇。

◆书心书影

明亮的心之归处

——读《我的阿勒泰》

陈青青

李娟笔下的阿勒泰牛羊成群，绿草如茵。雪山下，成群的牛羊在悠闲地吃草，远处的毡房散发出炊烟的袅袅香气。北疆的风光如铺展而来的楮墨画卷，一经她的笔点染，草原的骏马，荒野的摩托车，通往滴水泉的路，都瞬间明亮得仿佛穹月，仅施以半两温柔的笔触，便铸成了所有读者都向往的生命图腾，在她看似平静的文字底下，流淌的是她超脱的惬意与悠然，这苦涩如歌的生命，终究是在阿勒泰，有了令人心向往之的归宿。

李娟用她细腻如水的文笔让人们在这追求效率的时代里再次看见对理想主义的向往，对生命的注目。她在书中写道：“‘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被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克制的。”她对于痛苦的淡然彰显了阿勒泰这片土地的伟大。这片土地以流柔的风雪，驰骋的骏马，踩不出的回

◆人间小景

一场趁夜来访的风

葛亚夫

经过麦田的风，也经过村庄。风夹着麦锈的土话，挨家挨户推敲村人的院门。仿佛失手打碎的饭碗，那些好端端盛放在村庄里的事物，凌乱洒满一地：杏子、塑料布、床单、衣服……那头半夜被唤出门的牛，无助地叫着，它跟丢了逝去多年的主人，也找不到了回家的路。

村人的尖叫，如同风的影子，翻过院墙，从一家到另一家。那些昨天还在的物件，都不见了踪迹！连按时下蛋的母鸡，也和草窝一起下落不明。村人慌了，更加努力地寻找，不知道还丢失了什么。他们寻找着，用一声声迟到的哭喊，把那些丢失的东西再丢失一次。

当村口的老槐树把影子穿到脚上，走失的羔羊和鸡鸭鹅，才长腔短调地走回村庄。它们东张西望，尽管很疑惑，还是回来了，走

路，让人勘破生死，勘破怨怼，最后又归于平静，生得出一丝微澜，却荡不起半点涟漪。

她又写道：“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这又何尝不是年轻人身在大城市的所思所想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接受自己像一片花瓣那么普通，却又有成为花朵，成为花群，成为无数种自己的可能。这或许也是大多数人更愿意生活 在城市里面的原因，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集于此，虽然这种‘可能性’有时候只是一场‘幻梦’，可不论多么虚幻，即便只是一阵雾气，人们也想在它消散之前紧紧抓住，这或许也是当下人们对于‘机会’这个词的真正贪念，野心和欲望的具体化表现正在于此。”

作者在阿勒泰的一处角落描述一些固

近主人，走进院落。那些长腿的，自己能走回村庄；没有长腿的，需要人把它们领回家。村东头的衣被落在村西头的晾衣绳上，村西头晾晒的衣被，挂在村东头的院墙上。村人东西奔走，如同呼唤自己孩子的名字，叫喊、确认着自家的物件。但总有无法确认和无法回来的，一个村庄有着它隐匿的命运和疼痛。村庄渐渐平静，所有的伤痛，最终都是个人的，被认领回家。时间是一个影子，或者不倒翁。当老槐树拐杖般把影子伸到天空，天就黑了，星星和月亮攀着老槐树，准时来到村庄。

经过村庄的风，也经过了麦田。风携着村人的叹息，挨模挨株推敲麦子的成色。收拾好村庄，村人才想起麦子——这是五月，麦子正在上仁、成熟。村人有些紧张，他们不确定麦子能否禁得住风的诱惑？曾



◆灯月闲话

老安庆的商业门规

陈钧成遗稿 陈大联提供

商业祖师爷
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商业祖师就是战国时期的白圭。白圭是战国时期的河南人，是魏惠王属下大臣，善于修筑堤坎水利，《汉书》说他是经营贸易的理论鼻祖。他在从事经营活动时，总结出四个字：智、勇、仁、强。智，要能权变，善于掌握市场变化；勇，在掌握市场情况下要勇于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强，主张薄利多销，节约开支，重视商品质量。由于他善于经营，后人称为商业祖师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庆的店家都供奉他的偶像。

店家青龙牌
各个行业店号，都有一块牌子，竖立在柜台尾端，叫“青龙牌”，上书四个大字，内容是根据经营性质而异，如：酒坊有“太白遗风”“金浆玉液”；旅社有“客至如归”“宾至如家”；药店“韩康济世”“玉液金丹”；绸布店“经纶华夏”“万紫千红”；丝线店“五光十色”“巧夺天工”；米粮店“以食为天”“川流不息”；茶叶店“竹窗夜话”；酱坊“鼎鼎调和”；各行各业通用“信实通商”等等。

坐商与行商
商业分坐商，行商。坐商都是有店址店号，开门营业；行商以自有资金长途贩运，主要看市场上缺什么搞什么，或者与当地坐商约好带什么货来，或者与外地坐商约好，带什么货去，两头贩运，有专跑上海，有专跑武汉的，几天一趟，对市场上货物余缺起调剂作用。另外还有一种微不足道的跑行货的，以安庆附近乡镇为对象，或远行徽州，按货物价值加劳动力，送货上门凭发票按6%计酬，乡镇小店不可能外出进货，主要货源都依靠跑行货的代购代运，坐享其成，他们之间互守诚信，互不欺骗，下次要什么就开具货单送来，东西一定要收，立即付款，一年三节，另外还要送点礼物给货佬。

学徒
学徒分商业和手工业，三年出师。学徒时期没有工资，洗衣、理发、洗澡等皆由店里开销。出师后可拿到少数工资。商业学徒出师可晋升为中班朝奉（店员），大约可以拿到三块银圆工资，以后逐年酌情增加。手工业学徒也是三年出师，如裁缝、铜匠、漆匠等，出师以后还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帮师一年。

执的美好。在汉语与哈萨克语之间来回切换，在摩托与骏马之间来回游走，在迷路的时候遇见好心的牧民，他们把自己车油倒出来一些赠予，把自己的饮用水取出一瓶相送。会一起去参加“拖依”（舞会），她在某个新年里放了一束烟花，原以为当地居民不会在意，不料第二天却得到了每一位哈萨克牧民的赞美，他们是那样的赤诚，直率，不吝赞美。漫天绽放的烟火，成为大草原上最动人心魄的风景。彼时，从作者笔下流淌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滚烫如斯。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狂野的山风动人心弦。

深明澄澈的蓝天白云，广袤无垠的戈壁草原，冰天雪地的北疆之北，在阅读之时，我置身于我心中的阿勒泰，吐纳着每一寸山河湖泊的气息。而阿勒泰的每一处风景，它们都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去爱，去生活，去受伤。让风成风，让云做云，让一切都保持它最原本的模样，不要因为自己的价值匮乏，意义微小就被压垮，被击退。

遇见什么，就承受什么。得到什么，就享受什么。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便可寻见最明亮的心之归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阿勒泰，长成真正的大人模样。

平整光滑的麦田，一个坑洼，接着一个坑洼，像刚刚经历一场战事，麦子凌乱地歪着，趴着、躺着……就像是风把麦子给灌醉了！

村人的心开始作痛。一场风，灌倒的不只是麦子，还有他们的希望。他们蹲在地头，像株被风踩弯的麦子。倒伏的麦子，颗粒不会饱满，减产成为定居。一年的努力和希望，被一场风轻易改写。

夕阳猫着身子，无声爬过来。那些倒伏的麦子和坟，扎堆混淆在一起。村人揉揉眼，不确定老人是否也迷了路？没再走回家。老人酒后，总要到麦地里走几圈。看麦子，也看自己的墓地。麦子倒伏的坑洼，都是他们的驻足吧，最大的一个，一定是他们另一世的家。

每个人都会“走”，走之前，总要先认一认回去的路。村庄里有个传说：当人行将老去，他的先人会回到村庄，把他接走。村人对此深信不疑。那么，一场深夜拜访村庄的风，是不是那些老人呢？他们趁夜回到村庄，看看自己的亲人，然后再沿途留下回去的暗号。从麦田到村庄，从村庄到麦田，哪里才是真的回去呢？村人徘徊在麦田和村庄之间，丢了魂，迷了路，连老槐树的呼喊都听不见。

◆信笔扬尘

蒲扇以蒲葵叶和叶柄为材料，经日晒、水洗，烘干、修剪等工序而成。喜欢这个“蒲”字，有草本植物的气韵，又有凉爽的水意，仿佛专为炎炎夏日而备。论长相，蒲扇略嫌粗疏，但轻盈实用，随手一摇，就摇走了童年里的燥热和蚊蝇。

从前，每户人家都有好几把蒲扇，每家的女主人会找来布条，一针一线将扇边包起来，这样既能让扇子结实耐用，还无意间增添了风韵。包边颜色各异，奶奶家的不是黑色就是灰色，我那把蒲扇，母亲特意给包了碎花布，是我碎花连衣裙裁下的边角料，扇跟裙配成了套，惹得小伙伴艳羡不已。

那時候的夏天，只要有只手空出来，必得执扇而摇，坐着，走着，聊着，看戏，看电视，即便去田头干活，也得带上蒲扇，休憩时可以拿起来扇一扇。清晨或傍晚时分，老头老太们搬出小竹椅小马扎，像小河里兴冲冲出来透气的鱼儿，聚于村里的大树下纳凉、闲扯，每人手里都有一把蒲扇，优哉优哉地摇，笑意晏晏，气定神闲，仿佛摇扇不是为了扇风，摇的是风度，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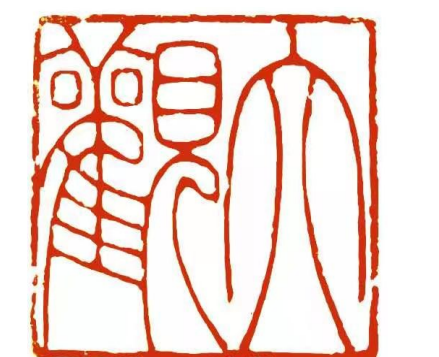
有客来访，热得满脸冒汗，主人迅速倒上一盆清凉的水，递上新毛巾，客人将脸部和脖子抹擦几遍，热气便从身体里消散了一部分，待正式入座，主人奉上一把蒲扇，蒲扇当然是选过的，大一点的，新一点的，包边好看点的。主人也坐下，两人挑起蒲扇拉家常，说话声切切察察，偶尔夹杂着笑声或叹息，它们在蒲扇摇起的清风里跳跃、翻滾，像一群不安分的孩子。邻家女人见隔壁来了客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串个门凑个热闹去吧，要么穿过一个小弄堂，要么走过一个院子即可到达。离得近，但阳光委实毒辣，戴伞显得做作，农村人搞那么娇贵让人笑话，于是，一把抓起了大蒲扇，路上遮阳，进屋扇风，一举两得。

夏夜，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洗了澡，出了屋，约好了似的集合，在院子，在围墙外，在瓜棚豆架下，摇着蒲扇谈天说地，其间，用扇子拍大腿做恍然大悟状有之，争得面红耳赤猛挥扇者亦有之，吓得蚰蚰儿都停止歌唱了。有些小孩贪玩，田间草从乱跑，老人们握着蒲扇紧张地跟上去，蒲扇成了武器，“啪啪啪”拍蚊子打虫子，小孩却喊着“别拍别拍，萤火虫都跑了”，那些蓝莹莹的点点微光忽前忽后，时高时低，像天上的繁星落下来。

我早早就抢占了竹躺椅，躺椅是母亲刚刚用井水擦拭过的，躺上去很是清凉。待我的奶奶摇着黑边蒲扇从她的小瓦房出来，左邻右舍的伙伴们像闻到了蜜香的蚂蚁，三三两两地黏过来——有故事可听了。奶奶在旁，我的碎花边蒲扇基本失去了用武之地，乖乖躺着就好，她会“呼呼呼”摇着大蒲扇，搅动周围的空气，身边的人都能受益，她还边讲着故事，突然把扇子拍在我腿上、手臂上，然后，一只蚊子倒下了，在扇面上留下它们灰色的印记。一千小孩或蹲或坐或躺，吃着西瓜、冰棍、煮玉米，沉醉于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中。月光如轻纱，温柔地披在我们身上，有时，我听着听着，就在躺椅里睡着了。

想来，丰子恺先生亦是偏爱蒲扇的，他的漫画里频频出现它的身影，题字为“锣鼓乡音”的画里，小男孩牵起穿黑色斜襟衫摇着蒲扇的奶奶急急往前赶；“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里，妈妈坐在椅子上削瓜，孩子站在一旁为她扇风，那么温馨祥和；还有一幅，小孩儿将两把蒲扇当作车轮做成脚踏车，并骑了上去，真是奇思妙想……

蒲扇取材于自然，朴实、平凡，然而，它就像有魔法，就那么轻轻一摇，摇来了妙趣横生的童年，摇来了恬淡悠然的生活，也摇走了如水的光阴。



山乡李夏天候